

籌辦夷務始末

卷五十七之五十八

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七

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甲辰

諭內閣。蘇廷玉著仍以四品京堂起用。會同孫善寶辦理江蘇糧臺事務。

又

諭。鄭祖琛著辦理浙江糧臺事務。

揚威將軍奕經奏。竊查鎮江京口為南北咽喉要路。前聞逆夷大幫船隻。竄據金焦二山。聲言攻犯江甯鎮江兩處。勢十分焦急。當即派妥員赴蘇分頭確探。連日接到稟報。大江南北。瓜州鎮江兩要口。均被逆夷堵截。逆船五十餘

隻排列江面。已有逆夷多人登岸。鎮江情形危急等語。李正在籌商辦理間。於十九日。接據參贊大臣齊慎等鈔寄摺稿。內稱十四日。逆夷萬餘人登岸。攻撲鎮江。我兵力戰一日。鎮城先已失守。兵力不支。現退至丹陽等因。李聞信之下。不勝憤懣。二十日。又據兩江總督牛鑑鈔寄摺奏。內稱再沿揚威將軍。迅遣精兵一二千名。趕緊來江等語。本日。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。奉上諭。本日據牛鑑奏。籌防江口情形。並以兵力單弱。請撥兵往援等語。著奕經再撥兵丁一二千名。派委將備管帶前往應援。無稍遲誤。此時逆船漸已駛入圖山關。顯欲進犯鎮江揚州江甯。

等處。惟該省內地。祇此一條江路。該夷肆意深入。實屬自蹈危
機。現已諭令齊慎牛鑑等。截其後路。當可得手。著奕經悉心籌
畫。飭令將弁兵丁。會同該督等所派各路兵勇。協力攻守。並助
其縱火焚燒該逆船隻。僮兵到之後。正值逆船已入大江。或將
欲退出江口。著即飭設伏要隘。明攻暗襲。斷其後路。勿令該逆
杉板火輪等船。與大船聯絡一氣。自可奪其所恃等因。欽此。查
前於六月十五日。接據牛鑑咨文。已設法抽撥壽春兵五
百名前往。奏明在案。竊伏思逆夷恃其船堅礮烈。自二十年
滋擾廣東。占據定海。繼復攻犯廈門。竄入甬波。以及寶山
等處。窮兇極惡。已屬罪不容誅。然尚係沿海竄擾。未敢遽

入內地。近日逆燄益張。竟敢連船入江阻截。南北水陸。現
又竄入鎮江府城。並有火輪船駛向江甯游奕。居心叵測。
罪惡益深。若不以大兵痛加懲創。僅止分兵守禦。誠恐路
遙江闊。兵分力單。將來竟有不可收拾之勢。蓋緣逆船現
在江面。雖止五十餘隻。約計人數。要不過二萬內外。若我
兵數目與之相當。似不難奮力攻勦。特是沿江口岸。處處
須防。如以官兵二萬分守十處。則每處僅止二千。逆船連
艘而來。以二千官兵迎擊十倍之眾。勢必不敵。且逆夷明
知我兵無船。盡在陸路株守。不能於水面攻擊。逆船任意
往來遊奕。我兵竟莫可如何。現在該逆泊船金山。登高望

遠。并有漢奸為之指使。何處有兵。何地最要。無不周知。我兵雖亦晝夜在各處瞭望。但能視其船之所向。懸揣其駛赴何處。即欲分兵往援。又恐另有夷船突來。未敢輕動。況逆船乘風揚帆。雖數百里瞬息可到。我兵撥調接引。陸路則狹窄難行。水路則河狹船小。行走亦復遲滯。彼處之救兵未來。而此處之守兵已潰。其勢有必然者。又況鎮江失守。逆氛逼近常州。李前已接據探報。有漢奸帶領逆夷。從內河行駛之信。殊堪痛恨。再江浙民食。全資川米。若鎮江為其久據。米船不能南下。人心更不免驚慌。瓜洲口為運河總路。八九月間。糧船即應回空。設至此阻隔不通。不惟

明歲南糧難於挽運。即此項糧艘水手亦素非安分之徒。久聚一處。難保不滋生事端。現在老河影一帶。鹽匪已乘勢滋鬧。若更加以水手滋事。逆夷在外。匪徒在內。儻彼此結聯。辦理尤難措手。至沿江而上。安徽之安慶。江西之九江。湖北之武昌。漢陽。各處府城。均係濱臨江岸。若不預先調兵堵截。該逆揚帆西駛。則上游各省必至處處震動。尤為可慮。竊日夜躊躇。通盤籌畫。前次兩江總督牛鑑移咨。竊率帶防浙官兵。馳赴江省救援。竊查江浙一體。亦何敢存彼此之見。江省情形緊急。自應亟為應援。前因浙江官兵撥赴江省。將及七千名。並有湖北新到兵一千名。及本省

滿漢官兵。均在要隘屯紮。自必可為支持。兼之浙省前路兵勇。業已陸續前進。豫備攻勦牽制。其餘均分防要隘。此外無兵可帶。是以未敢據咨率行前往。奏明候

旨遵行。此時江省情形。益加緊急。劉允孝又已帶兵馳赴江甯。會

同防守。李續撥壽春兵。雖將次趕到。其蘇州常州一路。甚形空虛。而鎮江為蘇省門戶。尤須趕緊克復。李現與參贊大臣特依順。署巡撫卞士雲連日再四熟商。實無萬全之策。現在定洋招寶。停泊夷船二十餘隻。若復撥帶官兵赴蘇。該逆聞風。恐即乘虛進擾。是不可不先為慮及。但大江為南北要路。斷難容逆夷久據。不得不設一移東補西之

計先其所急。以遏妖氛。查提督段永福。駐紮上虞。除前曾撥兵赴玉環石浦等處。防勦海盜。現仍有兵三千餘名。在彼屯紮。曹江地方。屯有河北鄉勇千名。應札飭無須前進。即令提督陳階平。臬司蔣文慶。駐紮該處。督同帶勇員弁。擇要防守。參贊大臣文蔚。現帶官兵一千餘名。河北四川鄉勇一千餘名。亦無須分撥前進。即知會該大臣。酌量留防三江閘。滬海所。及紹興府城。派令新升黃巖鎮總兵恆裕。紹興協副將德亮。管帶操練。其餘官兵。均隨同文蔚折回省垣。會同特依順。分派要隘守禦。仍恐分防不敷。調遣並商同卞士雲。再將浙江本省距海疆較遠之各營員兵。

酌調二千名。來省幫同守禦。至乍浦一帶。亦屬緊要。署副都統伊里布。現已有

旨飭令回任。應即在嘉興平湖地方。統帶滿兵。暨本省官兵。擇要屯紮。以資控制。努奕經。擬即帶領侍衛司員。及文武大小委員。將現駐省垣之官兵。抽撥二千餘名。及現駐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。分起帶往。馳赴江蘇常州一帶。會同

欽差大臣耆英。參贊大臣齊慎。先行調遣官兵。相機進攻鎮江。俾逆夷不敢久據。若江甯緊急。再由丹陽趕赴句容。以助江甯聲勢。設法救援。特是節次浙省撥出勁兵。及現擬抽撥赴蘇各兵外。計止存征兵四千八百餘名。設法添換本

省官兵亦只能二千名。儻逆夷突來滋擾。是否得力。殊不可恃。然非厚集兵力。不能解江省之急。而兵力太分。浙省又形單弱。勢質地庸愚。現在欲先其所急。只得如此抽換。覺此外亦再無他法。日夜籌思。實不能處處周到。惟有仰求

皇上聖訓指示。第一面勉強布置。一面即恭候

諭旨遵行。其前次札飭各路設法進剿之處。並與特依順等籌商。如定海各處。該逆有隙可乘。自當飭鄭鼎臣豫備火攻。酌量辦理。若無可乘之機。浙省兵力未厚。即不得輕動。以致別生枝節。勢馳赴蘇省。亦僅能在大江南岸堵截攻剿。其

北岸地方遼闊。若逆夷勾結漢奸土匪。沿岸滋擾。江面梗塞。即不能照料兼顧。竊愚昧之見。謹請

迅賜徵調陝甘之西安鎮。河州鎮。西甯鎮。固原提督等處勁兵。各

二三千名。並

味批。臣所謂獲不濟。意。常擊之。故耳。

欽派大員統帶。即在揚州一帶屯紮。相機會剿。俾該逆不敢窺伺。江北兼可彈壓鹽匪。免致滋事。至上江上游各省垣府城。既多濱臨江岸。即應添兵守禦。然與其畫地自守。自不如屯聚一處。逼近堵截。聲威益壯。相應請

旨飭下湖北。江西。安徽。督撫。各撥兵三四千名。奏請

飭派總統大員率帶。在江甯之燕子磯一帶。沿江屯紮堵禦。並可

為江甯。選助聲勢。卒向聞江廣鹽船最為堅固。於江路素稱熟習。多在武昌一帶停泊。並聞湖北江西向有隨銅船行走。豫備入江撈銅之人。號為水摸。能於江底潛伏半日。亦請

旨飭下湖廣總督。酌量豫雇堅緻鹽船。並救生紅船。三五百隻。並將此項水摸挑募水性最熟者。或千名或數百名。均交總統大員團練差遣。如逆夷逼近江甯。即從燕子磯江口先行堵截。內外夾攻。或令善水者潛伏水底。多方驚擾。迨該逆驚懼不安之時。三路備妥船隻。合力攻擊。務令逆夷大受懲創。並查圖山關。鴛鼻嘴等處。為逆船出入江口。必由

之路。狼山等營。設有水師。務將船隻。豫在僻處埋伏。如逆
夷勢窮敗逃。即可乘勢兜擊。等現仍擬設法。由外海備辦
船勇。亦潛至江陰地方。驚擾牽制。並堵截逆夷歸路。庶可
痛加勦戮。掃蕩逆氛。

硃批。浙江非前鑒歟。不但無尺寸之功。翻致賊勢益張。朕惟自恨
自愧。不能知人。即再簡派閩帥。未必能出汝之右。朕無非又添
一層忿恨。於國計民生。有何補救。

奕經又奏。再。查得甘肅循化一帶。有撒拉爾回民。極為
驍健。烏槍精熟。且素知紀律。散處河湟等處。並熟悉水性。
此項回民。素不食糧。近年青海各處。遇有番案。屢經調用。

頗為得力。可否請

旨飭下陝甘總督酌調三五千名。揀派武職大員管帶。或撥赴天津。或撥赴江南。實於軍務有益。

硃批。尤屬不可之事。

奕經又奏。再。竊正在拜摺間。復接兩江總督飛咨。迅派精兵一二千名。星夜來江應援等語。查江省情形。甚為危急。竊本擬將浙省防堵各兵。應添應撤者。通盤布置。雖不敢遽望十分周密。然須略有頭緒。然後帶往江省。將來以勁兵大隊攻剿。或可得手。若零星撥往。安插布置。稍不得宜。雖撥去勁兵。亦難制勝。而該督屢次飛咨撥兵一二千名。

赴江救援。自不得不先為抽撥。暫作救急之計。查嘉興距蘇州尚為就近。總兵德坤現帶一千名。在該處屯紮防守。李一面飛催副都統伊里布回任。俾資控制。一面即飛札飭令德坤迅速帶兵赴江應援。統計先後調赴蘇省。並此項官兵已及浙省調到征兵之半。若該省再行咨調。李雖不敢稍存彼此畛域之見。特恐浙江應撤應添之兵尚未辦妥。而江省仍不能布置周密。轉至兩無所益。

奕經又奏。再查逆夷此次竄入長江。攻犯鎮郡。其船隻人數已較從前攻犯寶山等處。加倍增添。設該逆肆意鳴張。膽敢揚帆北駛。探知天津近接

畿輔。現有重兵守禦。其船數必更加多。現在天津海口。仰蒙廟謨指示。防守自極嚴密。但地闊兵分。仍須我兵倍於逆夷。則逆船駛近。必能痛加懲創。勒滅無遺。而事權更宜歸一。庶調撥一切。和衷共濟。不至意見參差。至通州為通衢大路。且設有倉儲。誠恐有漢奸藏匿。另生事端。相應請

旨密諭直隸總督。順天府君。嚴飭所屬認真查拏。小心防範。尤為有備無患。

諭軍機大臣等。奕經奏。併力合剿情形一摺。據奏。接據探報。有漢奸帶領逆夷。從內河駛入之信。現在齊慎駐紮丹陽。耆英駐守無錫。當已足資防守。所奏調遣各員。分段駐紮。一切均著照所